

虞丹·著

姊妹双双泪



(京)新登字097 号

责任编辑：罗马

封面设计：天蓝 朱毅

ISBN 7-5043-

定价



(京)新登字097号

责任编辑 罗马

封面设计 天蓝 朱毅

姊妹双双泪

虞丹 著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河北省承德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 8印张 170千字
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册 定价：3.50元
ISBN7-5043-0976-1/I·98

序 曲

江南水乡，依傍着滔滔长江，像小囡，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半个多世纪前，江畔的海市市郊，有一个地主庄园，年轻的庄园主丁伟崇接管了父母遗下的万贯家产，娶清县冯家大小姐为妻。婚后不理家业，只晓得吃喝玩乐，夫妻俩还抽上了鸦片，整天头挨头、脚碰脚地守着一盏烟灯。坐吃山空，不到十年，家产被挥霍殆尽，妻子病故，丢下两个女小囡，大的七岁，名梅玉，小的六岁，名梅芬。父亲养不活她俩，将小的送了清县二姨家，大的卖进了妓院，自己流落他乡。

梅玉和梅芬像两朵被暴风雨吹落的花蕾，飘零在漫漫长江岸畔，踉跄趑趄，踏出了一条曲折、迷茫、凄苦的人生路。在这条路上，生活的艰辛如寒风冷雨侵袭着姊姊梅玉的身心，根植于旧社会泥浆而滋生的任性、娇纵以及对美的畸形追求则腐蚀着妹妹梅芬的灵魂；而世俗的偏见，豪门的鄙视，人言的畏逼，又如冰刀霜剑同时撕裂着姊妹俩稚嫩的心。

姊妹泪，是旧社会生活在你我身边的两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淌下的串串苦涩的眼泪，它滴湿了江畔的土地，滴湿了江岸的花草和那灰暗凄厉的年月。

女人呵，生活在旧社会的女人，好似如磐磨石下的米粒，被碾得粉碎。

目 录

1、嫂嫂给她气哭了.....	(1)
2、“叫她舔掉屎迹!”	(5)
3、她收到一封情书.....	(9)
4、她当了筹爷的“小”	(13)
5、“要死看勿活.....”	(17)
6、筹爷给她戴上一只钻石戒指.....	(22)
7、他每天躲在杨树后等她.....	(27)
8、“哪能好哭呀，勿吉利!”	(31)
9、他走进了她的闺房.....	(36)
10、姊妹重逢.....	(44)
11、“亲姐妹，勿要客气”	(50)
12、“给我养个儿子吧!”	(57)
13、龙家一口拒绝了婚事.....	(62)
14、桂英被拒于门外.....	(68)
15、她跟着婆婆进了灶屋间.....	(72)
16、她把钻石戒指脱给了桂英.....	(77)
17、丈夫的甜酸苦辣.....	(85)
18、差点吓死翠翠.....	(91)
19、两个兵要强奸她.....	(96)
20、翠翠被赶出了竹园.....	(101)
21、她挨了丈夫一记耳光.....	(105)
22、她的心隐隐作痛.....	(109)
23、她逃回了娘家.....	(112)
24、桂英姐投河了.....	(116)

25、日本飞机来丢炸弹了.....	(120)
26、绸缎店的伙计拉她钻了柜台肚.....	(126)
27、人们盼望天天落雨.....	(130)
28、她碰着一个同乡.....	(135)
29、傻二挨了阿哥的打.....	(140)
30、他做的家乡菜真香.....	(146)
31、她丈夫原来是个流氓.....	(153)
32、竹园里只剩她孤零零一个人.....	(157)
33、一场风波.....	(163)
34、她跟翠翠下了乡.....	(168)
35、她想投河自杀.....	(173)
36、杨先生也逃到乡下来了.....	(177)
37、她小产了.....	(183)
38、一对患难夫妻.....	(187)
39、小狗给毒蛇咬死了.....	(192)
40、鬼子血洗梅林村.....	(197)
41、爹爹回来了.....	(202)
42、她撕碎了筹爷的来信.....	(207)
43、她和继业离婚后.....	(212)
44、她为游击队收藏了一麻袋药.....	(217)
45、米行老板娶新人.....	(220)
46、“这或许真是命啊！”.....	(225)
47、小家荣满月.....	(231)
48、屋里断了粮.....	(236)
49、她白白送了一条性命.....	(241)
50、小船远去了.....	(247)

1、嫂嫂给她气哭了

春暖乍寒。清早，窗外的玉兰、石榴、桂花树舒展着婀娜的枝叉，在晨曦中苏醒过来，似乎只一夜间，树梢已绽出点点嫩嫩的绿芽芽，芽尖凝着浓浓的春意和丝丝春寒，在淡淡的阳光下，随着微微春风轻轻飘拂。

梅芬一起床就把昨夜脱在床上的一件绛红暗花厚棉旗袍攒在藤椅里，转身打开靠墙一只白猪皮大箱子，翻出一套春装，抖开一件粉红色宽袖圆角丝绸夹袄，对着梳妆台上的一面长圆镜，在身上试了试，满意地笑笑，随即把它穿上了，下面又套了一条黑缎子裙。这时，一阵风从窗外簌簌吹来，她打了个寒颤，身上鼓起一层鸡皮疙瘩。她缩了缩颈颈，仍继续朝脚上穿了一双长统白线袜、一双黑布鞋。打扮完毕，她望着自己姣丽、飘洒的衣着情不自禁地在原地转了个圈，黑裙子随着她窈窕的身段像羽翼似地舒展开来，她的心也轻飘飘的，好似飞到了天外。正在得意时，她的双脚一下立住了，双眉微蹙，两条手臂像做早操一样向前平伸，眼睛盯在两只刚过臂肘的衣袖管上，一只长点，一只短点，相差一粒米长哩！是死裁缝做坏了，还是在箱子里压了一个冬天压皱了？她心里有点气恼，伸出一只手，拚命抻那只短衣袖，直到两只衣袖管成了一条水平线，她的眉头才松开。

匆匆揩过脸，她走到梳妆台前坐下，一面解辫子，一面朝房外喊：“嫂嫂，快来，要晏哉！”

一听到她的喊声，外面就有人答应：“来哉，来哉！”一个身穿蓝布棉袄裤的中年女人撩起房门口的花布门帘，走了

进来。她是梅芬的堂嫂顾菊珍，中等身材，一张微黑的面孔上，额角宽宽的，一双单眼皮的眼中透出爽直单纯的神色。

“哎唷！着来*这么单薄，要冷的。”菊珍站到梅芬身后，见了她这身打扮，担心地说。

“冷啥？”梅芬斜了她一眼。

菊珍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匆匆拿起一块梳头巾披在梅芬肩上，打开梳妆台上一只梳妆盒，拿出一把月牙形黄杨木梳，左手拢起梅芬一头长长的乌发，右手给梅芬梳起头来。她轻轻地给梅芬梳通了头发，然后从刨花缸里拿起一把牛骨软软毛小牙刷，蘸满刨花水，一下一下刷在梅芬头发上，梅芬的一头乌发立刻又滑又亮，菊珍禁不住啧啧称赞：“又黑又浓又亮，真是一头青丝！”

“是吗？”梅芬扬起眉毛，“你的头发也很黑嘛。”

“我？老哉，一头茅草，哪有你这么标致。”菊珍边说边把梅芬的头发一分为三，辫起辫来。

梅芬听堂嫂夸自己标致，不禁对着梳妆台上的镜子自我欣赏起来。可不是吗？镜子里的人，豆蔻年华，青春漾溢，瞧，那嫩嫩的圆脸上，长了一双酷似外国人一样的眼睛，双眼皮，又大又亮，好似两湾蓝蓝的湖水，荡起迷人的水波，两排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撩人心弦，一个微翘的鼻子凝着几分调皮，两片棱角分明的薄嘴唇边蕴着浓浓的娇、甜甜的笑，谁见了不赞句：“标致！？”怪不得同学们都喊自己“西洋公主”，还公推为月塘女子中学的校花。梅芬越看越得意，竟“咯咯”地独自笑出声来，又怕堂嫂笑话自己，拿话掩饰：“嫂嫂，梳好没有？快点。”

“好哉，好哉！”菊珍的心都用在梅芬的头上，没有听到她的笑声。她双手勿停地辫头发，把梅芬的一头散发辫成

一条粗粗的独辫，又从梳妆盒里抽出一根红头绳紧紧地系在辫梢，打个小小的蝴蝶结，这才停了手。她正想透一口气，看见这根光滑溜溜的独辫上端有一根头发微微翘起，连忙伸出两只手指轻轻地去揪，想把它揪进辫子里，听梅芬不耐烦地催促：“快点快点，要迟到啦！”她心一急，“叭嗒”一下，手指不小心带断了那根头发。

“喔唷！痛死我啦！死×！”梅芬从凳子上跳起来，双眉倒竖，大声臭骂。

一时，菊珍被她的这句粗话吓呆了。一位大人家的*小姐，这么标致的女中学生竟会说出这么下流的粗话？哪里学来的？继而一阵心酸，自己从出娘胎，还没有被别人这么骂过，连死去的爹妈也没有，虽说他们都是穷乡下人，也从不用这么难听的话骂小囡。今天，竟遭到小姑子的这种臭骂。她一下阴了脸，呆呆地望着梅芬，心想：已经几年了，每天天一亮就爬起来给你梳头，从没有听你说说过一句好话，今天竟小心弄断你一根头发就这么骂我……想着想着，两行热泪缓缓流出了眼眶。

梅芬见堂嫂哭了，一时有点心慌，懊悔骂了她，可又想，你弄得我好痛，说了你一句，就哭哭啼啼，真是乡下女人！她“嘿”了一声，转身走出了房门。

房里只剩下菊珍一个人，她越来越伤心，全身无力地跌坐在梳妆台前的凳子上，心里翻腾开了。八年前，自己拎个小包袱，离开了没田没地的爷娘和五个饿得皮包骨的弟弟妹妹，跟同村一个婢娘进城来，嫁了个编竹器的手艺人，为的是找口饭吃，寻个安身之处，啥人晓得男人人虽老实，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加上父母双亡，孤身一个人，生活艰难。结婚后夫妻俩只好住在过继的叔父屋里*，虽说公公婆婆

心肠好，待人宽厚，但也是寄人篱下啊，何况又有这个娇生惯养的大姑子，动不动发小姐脾气，把自己当佣人看待……，这样的日脚啥辰光*才能完结？想到这里，前途茫茫，她抓起梅芬丢下的梳头巾捂住脸，喔喔地哭起来。

“菊小姐，你怎么啦？”梅芬的母亲言冯氏刚起床，听到这间房里有哭声，撩起门帘进来，见侄媳妇在哭，赶紧走过来，伸手按在她肩上惊问。

菊珍一见婆婆，更加伤心起来。

“是不是大大得罪了你？”冯氏猜测。

“婆婆……大小姐骂我……”经婆婆一提，菊珍抽抽泣泣地说，接着一五一十地把刚才的事告诉了婆婆。

“这个细娘！”冯氏皱了皱眉，端庄的面孔上露出责怪的神气，接着又长长地叹了口气，对菊珍说，“勿晓得她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自从姐夫把她带到我俚屋里，已经十年哉，从一个黄毛丫头长成个大细娘，供她吃喝，供她上学，可她对谁都不知恩……唉！这个毛病要是勿改，将来总要吃亏。”

* 着来——江南方言（下同），穿得的意思。

* 大人家——有钱人家的意思。

* 屋里——家的意思。

* 辰光——时候的意思。

2、“叫她舔掉屎迹！”

今日清早，梅玉楼上楼下已经跑了几趟，一趟从两间客房里一手一只拎出两只马桶，下楼往粪车里倒脱屎尿，再从院子里拎桶清水，拿起马桶涮帚“唰唰唰”涮净粘在马桶周围和底里的尿迹，用水冲净，然后一手两只拎进天井，把一只只马桶盖竖起来嵌在桶身铁提把里，一只挨一只晾在屋檐下。

十年前，她刚进这琼花院时，只有七岁，就从一个阿姊的手里接过了这件倒马桶的事体，那时她一次只能拎一只马桶下楼，还要拚尽全身气力，脚步踉跄。有一次下楼时不小心，踏空了一级楼梯，连人带马桶滚下楼去，弄得一身屎尿，还扭伤了脚脖子，酸痛难忍，立勿起来。坐在楼下客厅里抽水烟的老鸨马姆妈听到响声，又闻到一股臭味，立起身来察看情况，看见梅玉跌在楼梯脚下，又发现一只马桶倒翻了，马桶上端一只锈了的铁箍断成两段，立刻瞪大一双金鱼眼，破口大骂：“小臭×，一只好好的马桶给你跌坏脱，你要找死哉？！”怒气冲冲走回去，放下手中的水烟管，从客厅正中一张长台子上的一只镶金彩色花瓶里抽出一根鸡毛掸子，过来露头露脑打了她一顿，打得梅玉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直到老鸨气喘嘘嘘打吃力了才停手，嘴里还恶狠狠地喊，“马上给我立起来，把楼梯上下拖干净！”梅玉小小年纪，哪里经受得住，一时失声痛哭起来。老鸨不准她哭，把手里的鸡毛掸子指到她鼻头尖上，“再哭，打死你！”梅玉只得忍气吞声，咬住嘴唇，强忍剧痛，硬着立起身来，一拐一拐地拎走马

桶，拿起拖把，打扫干净楼梯。当晚，她的脚脖子肿得像大包子馒头一样大，热辣辣地，痛了一夜，梅玉也哭了一夜。如今，她长大了，手劲也练出来了，一趟拎两只马桶下楼勿觉得吃力。不过，每次揭开马桶盖，忍着刺鼻的臭味，拎起马桶倒那滑腻腻的屎尿时，看到马桶上面浮着的一滩滩鲜血时，仍止不住恶心，甚至全身发抖。刚来时，每到夜晚，听到客房里传出姐姐们的惨叫声，她人小勿懂事，勿晓得为啥，以为是姐姐们在做恶梦，梦见了老虎，或是遭了客人的打。长大后，她渐渐懂事了，一听到这种惨叫声，她的心就缩得紧紧地。多么可怕，多么残酷！想到总有一天，自己也会像姐姐们一样被人糟踏、残害，她禁勿住暗暗哭泣，并萌生对父亲的缕缕怨恨。好狠心的爹爹呀，你竟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卖到这种地方来，真是虎狼勿如啊！她恨一阵想一阵，勿晓得爹爹现在在啥地方，十年哉，也勿来看我一看，是勿是已经不在世上，否则，怎么会音讯全无。可她又不敢这样想下去，她晓得，卖她的是爹爹，能救她的怕也只有爹爹一个人。她没有别的至亲啊。爹爹勿能死，爹爹勿会死，说勿定他正四处奔波，或者已找到职业。这时，她总满怀希望地盼望爹爹来，还曾无数次地在内心暗暗地喊：“爹爹呀，你快来吧！快救我跳出这吃人的火坑吧！”可是，她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如今，她几乎已绝望了。她像一个掉进茫茫大江的溺水者，只好任凭风浪袭击、吞噬……

梅玉今朝最后一次上楼，走进晏起床的两个客人房里，拎出两只马桶，最后一只马桶特别满，她小心翼翼地拎着跨出房门，刚走了两步，从对面房里急匆匆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眼泡浮肿的年轻男人，他一头撞过来，梅玉躲避勿及，手里的马桶一晃，溢出一小股屎尿，不偏不斜刚好溅在这人的一

只白皮鞋上，雪白的鞋头上立刻出现了两滴黄黄的屎渍。这个男人抬头一看，眼前是一个倒马桶的细娘，马上铁青了脸，伸手“啪”地一声，一记耳光打在梅玉的面孔上，同时破口大骂：“你眼睛瞎了！”

听到骂声，马老鸨颠颠地从楼下跑上来，一见这情形，心一惊，立即堆起一脸干咸菜叶似的笑容赔勿是：“周少爷，看在我老脸份上，勿要生气，我给你揩干净。”说着从胳膊窝下的钮扣上抽出一块大红绢头，弯下两条老腿，要给他揩脱皮鞋上的屎渍。

“勿要！”周少爷把一只脚缩了回去。

马老鸨怔住了，两只金鱼眼像两只电灯泡一样盯在周少爷的脸上，摸勿透他的心思。梅玉吓傻了，一只手捂着热辣辣的面孔缩在墙角。屋里一时静得吓人。

“让我来给周少爷揩。”从周少爷昨夜困过的房里，走出浓妆艳服的妓女何桂英，她在房里听见了外面的动静，怕事体闹大，手里抓了块洒了香水的花绢头，一个飞眼飞向周少爷，想打个圆场。

“勿要！”周少爷连看也勿看何桂英一眼，绷着凶神一样的脸。

“你？……你要怎么样呀？”桂英压下心头的愠怒，扭动腰肢，走到周少爷身旁，一只手轻轻搭到他肩上，佯装撒娇地问。

“叫她给我舔干净。”周少爷说完，露出一脸奸笑。

“啥？”桂英缩回手，双眉一皱，似乎没有听清他的话，惊讶地问。

“叫她用舌头给我舔掉尿迹！”周少爷大声重复了一遍，声音中充满了侮辱和戏弄。

屋里的人沉默了几秒钟。马老鸨生怕得罪这位全市赫赫有名的洪发商行周经理的大少爷，立即扭动一双小脚，走到墙角，一把把梅玉拖过来，凶狠狠地说：“还不快给周少爷把皮鞋舔干净！”

“啊？！”极大的侮辱使梅玉的面孔一下变得刷白，全身发僵，像根木头一样动勿了。

这时，从几间房里探出几个妓女的头来，有的一脸惊慌，有的一脸愠怒，有的却幸灾乐祸地冷笑。

“姆妈……”桂英不平地喊了一声。

“快舔！”马老鸨根本勿理桂英，提高嗓门催促。

“快舔！”周少爷伸出一只脚，昂起头，像喊一条狗来舔他的脚丫子一样。

梅玉渐渐醒过神来，两眼盈满血一样的泪水，两腿战战兢兢地走到周少爷跟前，无可奈何地蹲下身去，张开抖动的双唇，伸出小小的舌头，正要俯身下去舔那只白皮鞋头上的尿迹，只听“呼”地一声，周少爷飞起一脚，踢在梅玉面孔上，梅玉“啊”地一声惨叫，满脸血糊糊地昏倒在地上。

3、她收到一封情书

梅芬吃过早饭，拿起书包，走出了家门。天空蓝蓝的，像大海，几朵白云就像在大海上浮动的片片白帆。此刻，梅芬的心情就像这天空一样晴朗，像白云一样轻快。是因为去上学念书？不，她对念书并不大感兴趣，主要是遵父母命才去的。当然，当个女中学生，在这个小小的清县县城里是被人看得起的，是光彩的，所以才坚持了两年多，现在已经读到初三，快毕业了。她那晴空一样好的心情来自身上的这套春装。天生就的窈窕身材给那件笨重的棉旗袍遮盖了整整一个冬天，今朝总算露出了它的姿色。她脚步轻快地走过了家门前的石子路，穿过一条小巷，拐到了县城里最热闹的庙前街。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农民挑着青菜、鸡、鸭进城来卖的，有城里人拎着菜篮来买小菜的，有上工的，有上学的，……他们大多仍穿着黑乎乎的棉袄棉裤，看见这个女学生穿得这么单薄鲜俏，眼前好似飘过一朵彩云。一个正在给买主秤青菜的乡下细娘，一见梅芬，两只手停在一根秤上，一动不动，惊讶地说：“哟，活脱脱一朵杜鹃花！城里小姐和我这乡下细娘就是勿一样。”一个挤在肉庄上挑猪肉的大嫂见了梅芬，放下了手里的猪肉，啧啧地说：“喔唷唷，是天上的仙女下凡来哉？我自出娘胎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标致的小姐哩！”有个拄着拐杖上茶馆去吃茶的白胡须老头见了梅芬，却摇摇头，自言自语：“自古道：春寒冻煞人，爱俏也不能这么爱法！现在的细娘……唉！”梅芬见别人的眼睛都被她吸引过来了，心里甜咪咪地，脚下像装了弹簧，一颠一

颠地招摇过市，转上了去月塘女中的一条石板路。

快到校门时，从一条横巷里走出三个穿黑制服的少年，一看就晓得是附近儒友男中的学生，他们的学生全着黑制服，这是他们的校服。三人中，为首一个中等身材，清秀的脸上闪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梅芬见过他，那是前天下半日放学的路上，她和同班同学张玉英说着闲话一道回家，碰着了这个人。当时，这人见了梅芬惊喜得像见了天上落下来的一弯月亮一样，一下凝住了，呆呆地盯住梅芬，直到梅芬和张玉英从他身边走过很远，他才清醒过来。现在梅芬又见到了他，想起上次他那傻样，禁不住扑嗤一笑，正要走向校门。这时，那人悄悄地喊了她一声：“请等一等！”说完，回头看了看身后的两个男同学，见他俩已匆匆赶过他，奔向学校，才从书包里拿出一部书，递到梅芬面前：“借你看。”

“啥？”梅芬莫名其妙地问。

“《红楼梦》。”

“你怎么晓得我要看《红楼梦》？”梅芬霎了霎长睫毛的大眼睛，奇怪地问。

“前天，你勿是向你同学借了吗？”对方笑笑说。

“哦！”梅芬想起来了。前天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张玉英正在津津有味地跟自己讲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什么金陵十二钗，什么元春省亲，什么宝黛情深……听得梅芬心痒痒的，很想看这部书，当时就开口向张玉英借，张玉英却说：“我还没有看完。”谁知这话竟被这位有心人听到了，今天就把书带来了。可是，彼此连姓啥叫啥还勿晓得，能接受吗？又一想，他既然带来了，看了再说，就伸手接了书，说声：“谢谢！”转身跑进了校门。

在课堂上，语文老师讲的《木兰词》，数学老师讲的代数，英语老师的“Spring Has Come”（春天来了），梅芬统统没有听进耳朵，她的心几乎都被课桌里的《红楼梦》吸引去了。勿晓得为啥，一想到这本书，心里就怦怦跳，“前天，他为什么那么痴痴地看着我？今天，又为什么特地借书给我？莫非他……”想到这里，她的心就好似一湾被春风吹动的小河水，哗啦啦流啊流，无法平静。她悄悄伸手从课桌里拿出这部书，放在膝盖上，轻轻抚摸一下，就好像接触了什么入似地，一股电流流遍全身，她生怕自己的举动被周围的同学发现，用眼角左右瞟了一下，见同学们都聚精会神地望着讲台上的老师，这才松了口气，赶紧把书塞回课桌。

中午放学回家，梅芬顾不上去客厅吃饭，一头钻进自己的房里，关上门，从书包里拿出《红楼梦》，一翻从书里掉出一张一折为二的粉红色信笺。她打开信笺，上面有几行清秀的钢笔字：

“小姐：

恕我冒昧，写这封信给您。

自从那次在放学路上见到您，您那美丽的脸庞就深深地印进我的心田，再也无法忘怀。

如不厌弃，我们交个朋友，互相帮助，互通书信。不知能否得到您的同意？

弟

龙耀祖”

短短几行字，使梅芬十分激动。“这是一封情书，我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她把这张粉红信笺紧紧贴在胸口，眼前立刻出现了那张清秀的脸，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他爱上我